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六回 貴門生千金報德

詞曰：柳畔淡煙凝碧，枝頭好鳥啼紅。功名輻輳趣無窮，回首寒窗如夢。既已宮袍換綠，還從繡闥乘龍。畫堂此日敵春風，始信文章有用。

——右調《西江月》

話說金生，條又三場試畢，等到揭曉，果中第七名進士。既而殿試，列在三甲第七。除授福建福州府侯官縣知縣，欽賜歸娶。那一年齊頭三，裁詩一律，遣人馳報出庵道：

春風游遍曲江時，三功名尚未遲。

漫道文章空白首，已隨鸞鷲向丹墀。

金燈賜娶重膺寵，綺閣催妝擬賦詩。

寄語嫦娥休企望，好留翠黛畫雙眉。

不一日，已到維揚，本縣中尊，撥送名皂快，一路鼓樂喧天，簇擁到家。那蘇太常，預把吉期選定。其年秀玉已是二六歲，當親迎那一夜，其輿馬燈仗，以至婢媵僕從，填溢街衢，分繁盛。及合巹之後，一對老成夫婦，情性相投，恰似伯鸞孟光，恩愛最篤。為因憑限難違，即日辭別親知，前往侯官赴任。

原來侯官縣土饒民眾，號稱富庶。金生到任之日，即張示通衢，禁約三事：第一件嚴禁賭博，第二件革退老年吏役，第三件不許讞，並不許以小作大，告那脫空謊狀。政治肅清，閩邑士民，無不畏服。凡遇三六九放告日期，逐一鞫問事情真實，方准提審。其外錢穀，專委二衙，盜情鹽務，責任主簿、典史。若院道府各上司，發下呈狀，立刻差提，從公研究。既得其情，憑著批駁下來，只依前案申報。所重只有人命、大盜二項，此外田土鬥毆等事，惟反覆勸諭，蒲鞭示辱而已。自此三年任滿，已經給由，行取在即。忽值都院壽辰，各縣饋賀，俱有數百禮物。金生檢視篋內，只餘俸銀四兩七錢，連忙喚進匠工，著令打造巧樣爵杯二隻，並將金扇四柄，親自齎赴轅門。都院見了腳色手本，開呈禮物，只有杯扇二事，不覺大怒道：「怎有這樣不曉事的蠢材，不要說別件，把你蓋護，就是本院出疏首薦，也值一二千金，怎將這兩件齷齪東西來唐突我。」便傳諭中軍廳，凡有到小文武屬官，俱容參賀，惟侯官縣知縣，不許相見。金生守候數日，只得怏怏而回。都院即暗地差人訪著幾件過犯，具本參劾。幸奉溫旨罰奉三月，改調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知縣。金狂得了旨意，即日將印交付署縣同知林汝鸞，離任起身。那侯官縣的士民耆老，攀轅哭送者約有一二千人。金生再三撫慰，亦墮淚而別。及到了山陰，不復以吏治為事，惟時時乘閒出遊，遇著山水勝處，便命設酒，盡醉而返。因為自己窮苦備嘗，始得進步，所以歲考科試，見著那孤寒的生意，無不提取薦拔。而山陰人氏，感頌德政，亦與侯官無異。

誰料優游縣署，條爾又是六年，金生每每歎息道：「若欲利民脂膏，以奉上官，我所不願。我豈為五斗米折腰哉。」遂備文通申三院，得准告病回籍。金生大喜，連夜收拾琴鶴，離了衙門，取路過江。忽值家人金玉，背了包裹，走得氣喘匆匆，恰好在江頭遇著。金玉向前稟道：「老爺離了任所，想要回到家裡去，只怕去不得了。」金生大驚道：「你且喘息定了，慢慢的說來。為什麼回去不得？」金玉道：「老爺兀自不知，只為翰林老爺，出使高麗，焚賄事發，致奉聖旨發在錦衣尉大堂勘問，坐贓七萬四千兩，已將翰林老爺監入刑部牢中。不惟為著贓銀，必須貽累親戚。更聞閩族俱要流徙嶺南，所以小人星夜前來報信。」金生聽畢，才曉得謝玄仲已經題本改姓，有此奇禍，難免株連。一時間主意不定，連忙與秀玉商議。秀玉道：「既有此事，自然回去不得。幸已謝了縣務，據妾愚見，不如易姓更名，就要西湖左右，權時隱跡。」金生低首沉吟了一會，猶豫未決。秀玉道：「妾亦豈不樂歸故鄉，與父母相見。只為捨此一策，更無妙計。若再遲延，禍必至矣。」金生不得已，便即改姓為餘，就在錢塘門外僦居崔氏別業。雖則竹欄花徑，靠近西湖，仰而看山，俯而聽泉，足以且慕棲遲，拈題課詠。卻為九年邑宰，不曾取劉寵一錢，以致坐食年餘，漸漸薪水空乏。忽一日，仲春時候，房主崔生，係臨安府學廩膳秀才，以游湖便道，到莊相訪。金生慌忙延入，備設茗果款待。崔生細看壁上黏貼詩箋，並聽著金生議論，出經入史，娓娓不倦。不覺肅然起敬道：「原來餘兄乃吾輩中人也。貴籍既係廣陵，不知為著何事，寓居敝邑。」金生答道：「小弟雖獲早歲游庠，卻因功名意淺，山水興深，所以挈攜細居，到處遊覽。曩自山陰，回憩貴邑，一見西湖如遇故友，為向仁兄假寓，暫作湖山主人。詩有之『泌之洋洋，可以樂饑。』意斯言也。似為弟詠。」崔生欣然笑道：「弟愧肉眼，不能物色大兄。願借山水為證，訂盟車笠，不知台意允否？」金生亦欣然道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自此，二生不時往來，或論文或賦詩，或攜茗碗作竟日遊，遂成知己。然竟不知金生是個出仕過的進士。又一日崔生出到牀上，與金生閒敘多時。金生即命沽酒，攜到斷橋之下，藉草而坐，慢慢的飲了一會。崔生道：「吾兄自到敝地，已經二載，雖則牀頭有金，無虞乎瓶罄；然或樽酒易竭，何以應不時之需。據著小弟鄙意，倒不如就在湖上，設帳聚徒，則歲獲數穀，可以少助登山問水之糧。不知仁兄亦曾有意於斯否？」金生欣然道：「小弟邇來正坐窮鄉，每以寒荊簞理易米，極欲相告，而以羞澀不敢出口。今幸仁兄為弟籌及，真骨肉我也。但恐學疏才淺，不足以取信於友，則奈何。」崔生道：「吾兄文譽，久已噪人兩耳。若果見允，弟即以關約相訂。」話休絮絮，那一年金生果然就在莊上開館聚徒，自後從游日眾，每歲脩資例獲二百餘金，除餬口外，更得沽酒醉客，以此久滯湖濱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三餘年。金生已交七，誰料年紀漸老，則生徒漸幼，館資漸輕，金生居恒怏怏。一日，對著夫人秀玉道：「我以二落魄，始獲一第，將謂入玉堂登金馬，足以顯名當世。豈意官僅七品，條遭家難，雖脫嶺南之徙，意作湖上之囚。只今年交耳順，猶然伯道無兒，埋骨倩誰，還鄉何日，羞殺進士兩字，徒作春風一夢。然幸夫人相慰晨夕，不然似此窮居慣憑，我已成疾，棄世久矣。」秀玉聽說，亦相顧歎歎，泫然淚下。到了次早飯後，金生喚著老蒼頭，持了名柬，隨往城內拜客。路經昭慶寺前，忽見一個相士張了布帳，掛一招牌，上面寫道：

曾授異人書，願相天下士。

金生看了，不覺笑道：「好一個大口氣的相士。」便立住了腳，向人叢裡，伸首看時。但見那相士三言兩句將人休咎立斷，頗得風鑿三昧。與那尋常方士的口脛不同，聽到玄妙之處，不覺一步一步挨了進去。那相士撥轉頭來，見了金生，連忙拱手道：「這位老先生，是已曾發過的了。久屈林下，可惜可惜。」金生心下暗暗驚異道：「好一個相士，果然有些神異。」便答道：「學生乃是西湖上一個老教授，吾兄不要看錯了。」相士搖手道：「老先生休得取笑，據在下細看尊顏，神清氣旺，目下正交好運，主有貴子送終。倘不棄嫌，願請一相。」金生道：「老夫得舉舉末進士，尊諭果然不謬。但今年已七，並無兒女，偃蹇湖濱，一貧如水。若云遇著好運，而有貴子送終，得非戲言相哄麼？」相士道：「據著老先生的頭圓額闊，目湛眉清，在庠必為名士，出仕必係科甲。這是斷斷無疑的了。但嫌地閣欠豐，腰軟背削，所以官不過七品，產不過千金。而少年不利，晚歲生兒，為此故也。今交七，正是蛟龍得雨之兆。今日乃是三月初一，不出初九，定有一番際遇，就在這個際遇，內置側室產貴子，尚有二三年的好運。保重保重。」金生笑道：「多謝老兄指示，但願悉如尊諭便好。」隨即喚過老蒼頭，取出相金作謝。相士堅卻不受道：「容俟明年七月，小子准到山陰縣來，就當叩府領賞。但以明日為始，在初九日，須要逐日出外門走，方得好事臨身。沒有坐在家裡，等著天上跌下來的際遇。千萬牢記在心，不可錯過。」金生口雖唯唯，心下半信半疑，也不入城拜客，連忙回到莊上，向著夫人說知。秀玉道：「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。總之，閒在家裡，何不出外走走，或者遇著個同年故舊，亦未可知。」金生點頭道：「夫人所見不差。」當晚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果然帶著蒼頭，迤邐入城。只撿那熱鬧之處，往來觀看。至倦憊時，就向人家門首借坐暫憩。如此一連七日，已是

初八傍晚，秀玉倚門而望。只見金生自言自語，徐步回來，慨然歎息道：「我好運蹇，霹空遇著那個遊方光棍，哄我走這七日，好不厭煩。時早斷不出門了。」及至次日，秀玉又力勸不已，金生只得勉強進了湧金門。打從兵馬司前，轉出草橋門外，各處走了一遍，並沒一個相與，心下不勝氣惱。翻身入城，正一步不接一步的向鼓樓前經過，忽見一人，左手挾了錦緞四疋，右手拿著一個紫檀的方匣兒。那人走得快，金生卻慢騰騰的，眼睛看了別處。不提防劈頭一撞，左邊衣袖兜住了那人的右手，用力一扯，竟將紫檀匣兒，拂落在地。那人慌忙拾起，啟蓋一看，嚇得面色如灰，連聲叫苦。你道匣內是什麼東西，原來是一隻雪白的玉碗，已跌做兩塊。那人一把扭住金生道：「這只玉碗，價值二百餘金，是家老爺著我送與都院老爺的，如今被你跌碎，教我怎樣回復。性命攸關，須與你同去，見那大老爺。」當下登時簇擁了二三百人，再三勸解。那人涕淚交流，扭定不放。金生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家老爺是何處鄉紳，如今寓在哪裡？」那人道：「家主是紹興府山陰縣人，現任翰林學士，為告終養回籍，寓所就在吳山上城隍廟內。」金生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也不要著忙，待我自去相見，決不致貽累及汝。」那人便扯了金生，同上山來。著人傳報那翰林聽說跌碎了玉碗，勃然大怒。正欲詰究其事，遠遠的望見金生，便趨步下階，仔細一看，連忙雙手扶進，掇著一把交椅，正南擺下道：「原來就是老恩師，渴想多年，無由圖報，望乞上坐，容俟門生拜見。」金生道：「學生雖獲一第，已作方外散人，老先生你不要認錯了。」那翰林道：「老恩師曾作敝邑六年父母，不時晉謁台范，豈有認錯之理。」遂又謙遜了一會，金生坐定，從容問道：「老朽曾與兩次房考，雖有幾個賢契，俱已會過。因值三□年來，遁跡荒林，一概不敢通問隻字，今幸仁兄相會，雖則面熟，怎奈一時間想不起，不知尊姓貴名，是那科高薦？望乞一一指教。」那翰林道：「門生王士標，七歲喪父，日則肩販養母，夜借鄰燭讀書，到了弱冠，業尚未成。幸遇恩師提拔，得以批首進學。其後科試到省，又蒙周濟盤費□兩，豈料僥倖之後，老師忽已掛冠遠去。曾經差人到處打聽，杳無信息。今幸獲瞻嚴范，報恩有日矣。但不知向寓何處？師母平安否？」金生道：「向寄湖濱，寒荊幸尚無恙。雖切首丘之念，恐貽竄跡之誅。所以杜門相對，作牛衣泣耳。」王翰林慘然改容道：「老師師母既無家可歸，門生有一別墅，近在負郭，願即迎請到彼，少盡一點孝思。」遂著人到莊，搬取秀玉。次早將欲起身，金生過別崔生，慇懃致謝。時崔至亦已鬚鬢皓然，直待金生歷敘始末，才曉得是出仕過的，一直送至江頭，灑淚而別。

且說金生一到山陰，王翰林就著人送過白金五百兩，腴田八□畝，每日到牀問候一次，或盤桓盡日而去。又因金生乏嗣，將一婢女玉蘭送為側室，甫及年餘，生下一男，最是眉清目秀。金生大喜，取名晚馨。到了三朝洗浴，忽聞報進，有一道人求見。慌忙延入看時，原來就是舊年三月間，在昭慶寺前的那個神相。金生殷殷稱謝道：「仰賴先生神術，得與敝門相會，又幸舉下一男。既蒙賜顧，願求一相。」即令人把那晚馨抱出，相士仔細看了一會，拱手稱賀道：「令郎乃是天上麒麟，異時富貴不問可知，寧啻跨灶已耶。」金生欣然款留信宿，贈以金帛而去。

後來，晚馨□歲游庠，□七歲即中了進士。初授荊州抽分，任滿將歸。適值金生臥疾日久，夫人秀玉深以不測為憂。忽一日，躍然起坐，呼告夫人道：「吾兒只在今晚到家，可今具湯，為我沐浴更衣，省得兒歸，無暇及此。」夫人以為病中記憶，初不相信。既而薄暮，晚馨果以父病垂危，疾驅至家，跪向榻邊，問候已畢，金生復令近前，備囑後事，掀髯長笑而歿，時年九□三歲。其後，晚馨復丁母艱起伏，曆官至左都御史。至今子孫猶科第不絕，號稱望族焉。